

# 廣揚

耶穌向門徒們說：「你們先要防備法利塞人的酵子，就是假仁假義。隱瞞的事，將來沒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你們後來在暗處所說的一切，將要有人在明處聽去；你們後來在屋內附耳所說的一切，將要由人在房頂上宣佈。」

——路加：十二，一—四。



天津天主教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一〇年十月六日

## 第七期目次

半月大事	.....	(一)
半月談：繼續辦好學習班，並在各堂口推行	.....	(六)
不但要祈禱和平，更要爭取和平	.....	(七)
又一批帝國主義分子逐出中國	.....	(八)
我的思想轉變	.....	(一〇)
我學習的收穫	.....	(一一)
控訴大會：「你們是華爾街的走狗！」	.....	(一六)
一樣的面目	.....	(二二)
讀經隨筆：愛與恨	.....	(二三)
轉載：帝國主義分子是法利賽人的黨徒，天主教的死敵	.....	(二四)
★	.....	.....
★	.....	.....
★	.....	.....
漫畫：中國人民把帝國主義的走狗們清除出去	.....	(二五)
蘇聯 葉菲莫夫	.....	(二六)
畫頁：她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	(二四)



## 全國各地愛國教徒

### 熱烈慶祝國慶節

全國各地的愛國天主教徒，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週年的十月一日那天，都參加了慶祝國慶大會和示威遊行。

(一) 在天津，參加示威遊行的共五四三人，其中包括中國神甫三十一人、中國修女三十五人。示威遊行是在下午二時開始的。遊行前，西開總堂舉行了慶祝國慶、祈禱和平的聖體大降福。將近千餘教徒，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繁榮富強，為全世界

的持久和平虔誠祈禱。降福後，他們參加了全天津市四十餘萬人的大遊行。

(二) 北京市的愛國教徒，除了參加由毛主席親臨檢閱的盛大慶祝典禮外，革新委員會並發表了一篇慶祝國慶節宣言。宣言裏有一段說：

『我們為了慶祝我們的新中國建國兩週年的偉大節日，我們要重申我們的決議：繼續向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走狗作鬥爭，把他們從天主教內澈底清除出去，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和擁護共同綱領，遵守並執行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積極參加一切愛國活動，擁護並積極參加抗美援朝運動，肅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長期在我們教內所散佈的一切危害中國人

民、危害我們民族的影響和思想毒藥，開展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的愛國主義學習運動，明確樹立仇視、鄙視、蔑視帝國主義的思想，提高民族自尊心。我們要為鞏固我們的勝利而奮鬥到底。』

(三) 在上海，天主教徒高舉愛國旗幟，向帝國主義分子舉行了大示威。耶穌會教友、七十四歲的老先朱申福，也參加了徐匯區天主教徒的遊行隊伍，他並盪着一頭白髮說：『愛國不能後人。』

(四) 南京市教徒，在與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英勇鬥爭取得勝利的第一個國慶日，更加歡騰。南京教區副主教李維光並在新華日報上，以『念紀國慶，繼續開展天主教徒的愛國運動』為題，發表了慶祝文字。他說：『兩年來，我們許多天主教徒的

愛國熱忱是大大的提高了！可是以全中國來說，裡大部分天主教還未能完全脫離帝國主義控制，這是我們天主教徒在國慶日引以為愧的一件事。

所以他號召全國天主教徒，繼續開展愛國運動，與帝國主義鬥爭到底。此外，南京天主堂在國慶日並舉行了盛大慶祝彌撒，為祖國興盛祈禱，為保衛世界和平祈禱。

### 天津市教友學習班第二期結束，第三期已開始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辦的第二期教友學習班，自從七月二十日開始以來，歷時兩月有餘，已於九月三十日結束。

這次參加學習的共有教友六十八人，包括天津市十一個堂口的教友，其中並有女教友二十一人。

在這次學習期間，他們經歷了幾件大事。第一是反革命組織「聖母軍」的罪惡被揭露和天津市軍管會的明令取締；第二是「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罪證展覽會」的舉行；第三是「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罪行控訴大會」的召開。通過了聽報告、小組討論和這幾件大事，學員們絕大多數有了如下的收穫：（一）認清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二）認清了「聖母軍」的反動本質和罪惡活動初自己（學員中有三十六人是「聖母軍」的「職員」或「團員」）的罪惡，從而立意改造自己，重新作人；（三）對革新運動有了正確的認識。

在學習結束前的思想總結期間，絕大多數的人能夠很勇敢地當眾承認自己過去的罪惡，並堅決表示今後要放棄過去的反動立場。參加中國人民的壯大行列，為反帝、反封建鬥爭

底；更有許多人能夠正確地幫助別人搞思想，幫助別人進步。（編者按：本刊本期發表了一個學員的思想轉變過程。從這裏面，可以看出學習對他們的幫助。）

在已有的基礎上，該會的第三期教友學習班已於本月十五日開始。這次參加的共有九十一人，內有修院學生二十九人。

開封各界人民公審帝國主義分子楊霖等軍管會軍法處當場宣判

HOKI



據九月二十九日河濱日報載：開封市各界人民二千三百多人於二十一日舉行公審大會，公審帝國主義分子、開封天主教主教陽霖，神甫高牧靈、雍時熙、郭明象（都是意大利籍）及其走狗菲籍教徒李德。

陽霖、高牧靈、雍時熙等在中國傳教已十餘年，一貫利用傳教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活動。今年四月一日，他們唆使暴徒毆打華陽中學（現改五中中學）學生，企圖以暴力破壞該校學生的愛國運動，當被市公安局傳訊管制。這一事件發生後，開封市各界人民及愛國天主教徒紛紛向市人民檢察署提出控告，揭發陽霖等長期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惡事實。一九四七年秋，陽犯等會接受黎培里的反動指示，在開封組織「聖母軍」，網羅匪徒、特務、走狗、周玉璞等，出版「公教

週報」，進行反動宣傳。解放以後，他們的反動活動更趨本加厲，例如：

阻止華陽中學學生參加軍事幹部學校，瓦解華陽小學的中國少年兒童隊的組織，阻止教徒侯家珠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扣留愛國教徒寫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慰問信二十多封，印發大批反動書刊，散佈謠言，污蔑我國和蘇聯。他們對天主教徒的三自革新運動也百般加以破壞。

開封市人民檢察署在經過五個多月的偵查調查，並搜獲陽犯等的各種罪證後，於九月八日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封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提起公訴，軍法處當即受理此案，進行審訊。陽犯等因罪證確鑿，無法狡賴，對他們所犯的罪行均供認不諱。軍法處根據各界人民的要求和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的決議，召開公審大會，

舉行公審。

公審大會中，開封市人民檢察署長劉昂（秘書李文壽代）宣讀了起诉书，接着，有十多個天主教徒相繼控訴陽犯等罪行。羣衆情緒十分激憤，一致要求立即法辦。開封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處長張建濬接受羣衆要求，當場宣讀了軍法處的判決書，對各該犯的判決如下：陽霖、高牧靈、雍時熙三犯各處徒刑六個月，刑期滿後驅逐出我國國境；郭明象限期勒令離開我國國境；李德爲陽霖的忠實走狗，參加毆打華陽中學學生事件，處徒刑四個月，緩期政治權利三年。判決書宣讀完畢後，羣衆熱烈鼓掌達十餘分鐘。各民主黨派開封市組織的負責人，各人民團體的負責人，各界人民代表和天主教徒代表都發表講話，擁護軍管會軍法處的上項判決。

HOPE

# 羅馬尼亞首都軍專法 庭判決以天主教為 掩護的美國間諜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首都軍專法庭，在上月中判決了一批以天主教為掩護的美國間諜。據新華社北京二十日電傳塔斯社布加勒斯特訊：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軍事法庭於十日至十七日審訊一批美國和梵蒂岡的間諜罪犯。被告計有巴哈、普羅什、休伯特、平托里、斯台法尼斯庫、蔡杜列斯庫等十人。他們大多數是天主教的上層分子，受美國間諜機關和梵蒂岡僱用，在羅馬尼亞進行搜集各種情報，組織恐怖團體和散佈反對羅馬尼亞人民政權的言論等間諜活動。審訊並證實意大利駐羅馬尼亞的外交人員如公使斯卑馬卡，代辦普寧尼以及官員突斯特里等人都直接指揮間諜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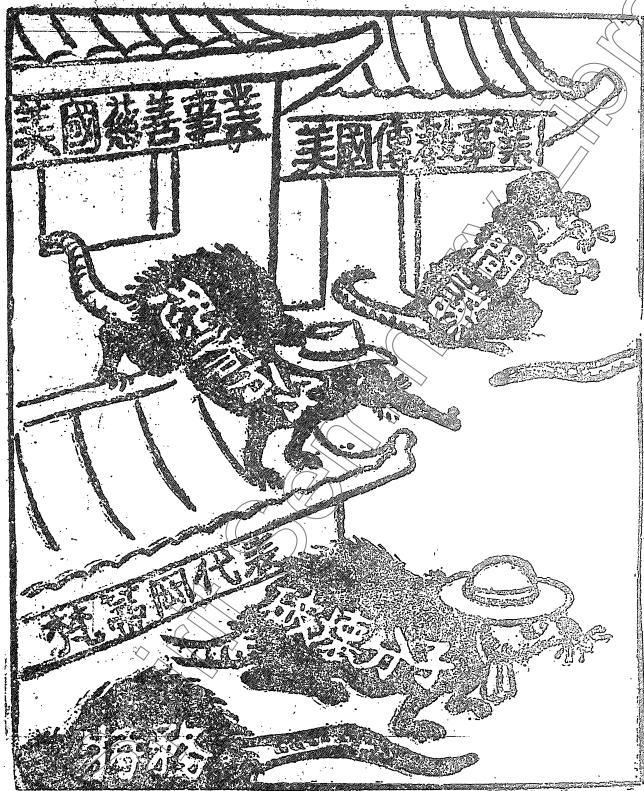
意大利在羅馬尼亞的間諜中心，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反對羅馬尼亞的間諜體系中的一個環節。

罪犯們都已在法庭上供認他們的罪行。的密索拉和巴納特教區天主教主教，被告巴哈供認：他從一九二五年起就充當梵蒂岡的間諜。他曾把羅馬尼亞極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情報供給梵蒂岡。一九三四年以後，他奉梵蒂岡命令和希特勒經帶聯繫，在羅馬尼亞組織『第五縱隊』，命令其所轄教區的教士們全力支持希特勒。羅馬尼亞解放後他一直領導着間諜活動。被告天主教主教普羅什供認：他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開始就在巴哈和突斯特里指揮下進行間諜活動。他利用各地教士和敵視羅馬尼亞分子搜集各種情報。被告休伯特供認：他曾指揮大批修女搜集各種情報。普羅什和休伯特

搜集的情報都經由意大利公使館送往羅馬。被告平托里是意大利駐羅馬尼亞公使館職員，他供認他在一九四四年羅馬尼亞解放以後，曾搜集關於羅馬尼亞政府特別是外交部人事方面的情報和各級人民委員會工作的情報，直接送交斯卑馬卡。他和被告天主教教會學校高級督學斯台法尼斯庫一同搜集的情報，不僅送往羅馬，而且還供給『美國之音』電台。被告斯台法尼斯庫和另一個高級督學蔡杜列斯庫也承認組織恐怖團體，進行反對羅馬尼亞民主政權的破壞活動。其他各被告也都在法庭上承認了罪行。

法庭已根據被告們所犯罪行，判處普羅什、平托里、斯台法尼斯庫、蔡杜列斯庫四人終身勞役，判處休伯特無期徒刑，巴哈十八年徒刑。其他各被告被判處刑期不等的徒刑。

HOLO



去出除清們狗走的義主國帝把民人國中

(『報學文』聯蘇載原) 作夫莫菲葉 聯蘇



## 繼續辦好學習班

### 並在各堂口推行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舉辦的第二期教友學習班的收獲很大。絕大部分學員提高了思想認識，結業時表示戀戀不捨，願意繼續學習。學習中他們解決了「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國」、「帝國主義分子怎樣濫用神權、歪曲教義、毒化和麻醉我廣大善良教友」、「新中國為什麼可愛」、「天主教為什麼要革新」以及神長、神權等問題。這些都是普遍存在我們教友中間的有關革新運動的重大問題。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教友的思想才算真正解放了，我們的革新運動才能真正的推行下去。

帝國主義分子們最怕我們教友學習。天津解放之初，他們就下命令不讓看報，不讓上華大學習，不讓和教外人士接近，說是「怕影響信德」。現在拆穿了，他們所謂「信德」是什麼呢？是「服從帝國主義」、是「反對自己的祖國」、是「永遠做帝國主義忠順的奴隸」。在解放以前，帝國主義分子又何嘗希望教友學習呢？王洗耳和孫峻德兩神甫控訴帝國主義分子一貫利用小修院和大修院奴化中國神甫，弄得中國神甫不通中國文，無一技之長，以便於受他們的統

治。今天，我們要衝破帝國主義的愚民政策給我們的影響，學習新知識，學習真本領。這樣我們才能在新中國的建設中盡我們應盡的責任。因此，辦好學習班對我們非常重要。學習班是我們對教友進行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很好形式。各堂口的熱心教友都應踴躍參加學習班。

但是，光靠總會辦學習班是不夠的。我們過去知道的是那麼少，今天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那麼多，我們落後了，我們必須迎頭趕上。最好的辦法是各堂口的促進分會，各堂口的本堂神甫都認真的想辦法在本堂口做照總會的辦法也辦起學習班來。起初辦時困難當然會有，但是有了總會的經驗大家可以參考，這是我們的有利條件。當然各堂口條件不同，不會有總會那樣方便，我們要求不能太高，希望能根據各堂口的可能情形與總會取得連系，總會願意幫助大家把學習班辦好。既然要辦，就不能馬馬虎虎，一定要認真辦好。沒有建立促進分會的地方，教友也可自動組織起來學習，總會願意與大家緊密聯系，為愛國愛教的革新運動盡最大努力。

## 不但要祈禱和平，更要爭取和平！

在國慶節那天，天津西開天主堂舉行了慶祝國慶、祈禱和平的聖體大降福，南京天主堂也舉行了慶祝大彌撒，為祖國強盛祈禱，為保衛世界和平祈禱。

作爲一個天主教徒，作爲一個篤信宇宙間有一個全能者來作主宰的宗教信仰者，我們虔誠地祈求天主降福給全人類。我們相信天主是至仁至慈的，他一定會歡一個個像在今天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這樣的社會；同時也一定會恨製造戰爭妄圖欺凌殘害弱小的帝國主義者。我們這種正義的祈求是合乎天主聖意的，我們相信天主一定會答應這種祈求的。

但是，只憑祈禱是不是就能達到我們的希望呢？不，決不！祈禱能使我們堅定信心，正像吾主耶穌在受難前夕向伯多祿宗徒所說的：『我已經爲你所禱了，好叫你的信心不致失去！』（路加：二十二章。）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來做？西方有句俗話說：『天助自助者。』如果我們自己什麼都不做，光是祈禱又有什麼用？

爲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爲了消滅這種不合理的剝削制度，爲了實現自由、平等、博愛，我們就必需參加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應該像聖保祿宗徒所說的那樣，『束上真理的帶，佩上正義的甲，』『拿着聖神的劍，』（見致厄弗所信友書）向這些魔鬼們宣戰！

我們不但要祈禱和平，更要爭取和平！

## 又一批帝國主義分子逐出中國

開封市軍管會軍法處於九月二十一日判決了帝國主義分子陽霖（意大利籍）

前河南總主教)、高牧靈、雍時熙、郭明象(以上三人都是意籍神甫)及其走狗華籍教徒李德。陽霖、高牧靈和雍時熙三人各處徒刑六個月，刑期滿後驅逐出我國國境；郭明象限期勒令離開我國國境；李德處徒刑四個月，褫奪政治權利三年。

這是愛國天主教徒反帝鬥爭中又一次的勝利，我們爲這個勝利而歡呼！

帝國主義分子陽霖是黎培里的忠實助手。他之所以能够當上河南省總主教，完全是黎培里一手包辦的。所以他很忠實地執行黎培里的反動指示，和高牧靈、雍時熙等人組織『聖母軍』，破壞政府政策法令，挑撥教徒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破壞三自革新運動，並胆敢唆使暴徒毆打愛國青年學生。像這樣無法無天無惡不作的帝國主義分子，還有什麼資格呆在新中國、留在聖教會裏？政府把他們判刑並驅逐出境，正是他們應得的懲罰，同時也完全符合中國人民和愛國天主教徒的利益。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橫行霸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爲在今天，中國人民自己當了家，絕不容許帝國主義者再騎在我們頭上了。如果有人不相信，還要拿那老一套的辦法來欺壓中國人民的話，他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

聖保祿宗徒說過：『舉凡煩惱、蠻橫、忿怒、暴躁、讒言以及毒辣，都要從你們中間剷除了。』（厄弗所）我們今天的情形正是這樣。

## 我的轉變

李梓林

我是大名府人。家裏是貧農。祖父、父親和我三輩都信天主教。我們家鄉沒解放的時候，我常常聽外國神甫說共產黨殺人放火，所以我對共產黨印象很壞。大名解放後，我事事不願出頭。

搞土地改革時，人家鬥爭地主，我想法躲着不去。分勝利果實，我不敢說要，也不敢說不要；人家給個啥就算啥，直怕得『不義之財』。

去年八月十五日，我到天津津沽大學當工友。剛來時，外國神甫們見了我很客氣。我想：『這倒不錯，人家道不是很和氣嗎？』法國神甫柴古值囑咐我：『千萬別跟共產黨員、青年團接近，不然就要下地獄。』我聽了他的話，一見到同班們老遠就躲開；給同學們掃屋子時，我看那

屋裏沒人才掃那屋。後來，我被分配到第一宿舍，恰巧韋力同志（中共支部負責人）在那裏住。我想：糟啦！緊躲慢躲，又碰上這個頭兒啦！掃地的時候，我先偷偷地看看他在

屋沒有，專在屋裏我就等他睡着了再掃。只怕他給我談問題。有時人家叫我一聲李同志，我的心就撲通撲通亂跳。

去年十二月，學校裏先生和學生們搞校政改革時我，想：完啦！他們先把外國神甫趕走，接着就趕教徒了。我的事幹不長了，只好聽天主的意思吧。後來，有人介紹我參加『聖母軍』。我想既有聖母的名字，一定是辦聖事，我又是個熱心的教徒，便參加了。每次去聽講，外國神甫點着蠟燭就傳教，講完了道理，把蠟一吹，就給我們講：『共產黨是魔鬼，千萬別跟他們接近。』『不要看共產黨的書、報』。……革新運動開始後，他們又說：簽名就是『背教』。革新促進會號召簽名時，我總是躲着不簽。有一次學校大聚



務師工友們去參加。我想：又是什麼花招兒？別是騙我們去簽名吧！我不但自己沒去，還告訴別的工友也不要去。當時我還覺得我很聰明呢！

但是我慢慢地開始懷疑了。我看到共產黨、青年團員們個個功課好、文守規矩。我想：他們沒有一個地方像魔鬼呀！最使我感動的是我們祖國的建設一天天的發展，政府治淮河、修鐵路、平糶物價……我們家鄉附近的運河年年泛水，解放後政府每年早早就防範好了。我個人呢，每月賺二百四十多斤玉米麵，比解放前一年的收入都多……我想：聖經上不是說過：不是主啊，主啊的才能升天堂，是把事辦好才能升天堂嗎？共產黨辦了這麼多好事，為什麼天主教總是反對人家呢？

這時候美國間諜卜相賢、鮑翹華、房如晦被公安局逮捕了。他們的罪證公佈了：按電台、設密室、組織「聖母軍」，散反動傳單，造謠，破壞革新運動……一件一件，人證物證，確確實實。

我當時又奇怪又害怕，奇怪的是：這些「神長」們怎麼淨幹這些事呢，他們不是來傳教嗎？害怕的是：我也參加了「聖母軍」，人家一定拿我當

特務辦。我覺着做一個天主教徒很丟人；把聖牌放在脖子後頭，不敢再露出來了。可是後來學校教職員們開會，沒有一個人刺激我們，大家都說我們是受騙的。王教務長還號召我們認清帝國主義分子的面目，和非教徒團結起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接着學生會又號召我們去看公安展覽。我頭一次跟同學們一塊排隊。我開始覺着教徒和非教徒離着並不遠，過去是叫外國神甫把我們隔開了。在展覽會上，陳列着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罪行。我才開始明白，外國神甫不是來傳教，是來欺負我們中國人，不叫我們愛國。我開始由懷疑他們到仇恨他們。

可是我的心裏還是有矛盾：中國一天天的富強，我很高興；但國家強了，天主教是不是還能存在呢？我實在想不通。後來，找韋力同志一談才明白了。韋力同志告訴我：愛國和愛教並不矛盾，一個善良的教徒應當首先愛自己的國家，參加革新運動正是爲了愛教。他又給我解釋了人民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認清了天主教必須革新的道理，便積極參加革新運動。除了在

革新宣言上簽了名以外，還常常給別人講革新的道理。每次開會討論革新運動時我都參加。在取締「聖母軍」時，我首先退出這個反動組織，在教友學習會上，我帶頭發言，揭露「聖母軍」的罪行。在工作上，過去是得敷衍就敷衍；現在我覺得着幹活特別有意思，每天早早起來幹活。宿舍外邊窗台上的土有一尺來厚，我化了一天半的時間把它打掃乾淨了。每次上政治課我都參加。最近政治測驗，我考了九十五分。

現在想起來，革新運動使我整個變了樣。過去我認爲好的，現在知道它是壞的了；過去我認爲壞的，現在知道它是可愛的了。過去有人罵帝國主義，我認爲是罵天主；現在我分清了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叫宗教信仰自由。過去我偷偷地進堂；現在心裏很坦然了。我想：堂裏沒帝國主義分子了，以後再沒有人進行反動宣傳，我們教友也不會上當了。我很高興，我一方面能作一個愛國的公民，一方面更靠近了天主的懷抱。

## 我學習的收穫

劉文貞

我十八歲結的婚，三十一歲上死了丈夫，二十三歲以後，就幫助兒子織地毯、紡線、作買賣，生活非常苦。我受過日本鬼子的氣，也受過美國鬼子和國民黨的氣，但聽說共產黨殺天主教徒，心想：反正沒有好了，倒不如混一天是一天。天津解放以後，我受人慫恿，參加了「聖母軍」；聽帝國主義分子鄭化民的指示，阻擋我兒子加入青年團。鄭化民臨走還叫我們別簽名參加革新運動，我也聽了他的話。

常寶琴的死深深了感動了我。我就想：若是在以前，就憑「小蘑菇」，死了還能這樣光榮嗎？所以我開始對共產有點好感。以後我又仔細想了想：共產黨來了，可不是一切都變了，物價也穩定了，到處都建設起來了。這不都是很好的嗎？爲什麼外國神甫說共產黨不好呢？我聽過

促進會的人講演，他們自己說是愛國愛教的，我聽了也有點兒道理，可是還有很多地方弄不清楚；所以才決定到學習班來學習學習，看看到底是怎末回事！

經過講課、小組討論，我才慢慢的認識了帝國主義利用我們天主教的事。他們所說的和他們所做的完全是兩回事。他們真是掛羊頭賣狗肉。我看透了他們這一幫，我恨透了他們。我更認清了「聖母軍」是個反動的組織。根本不能讓它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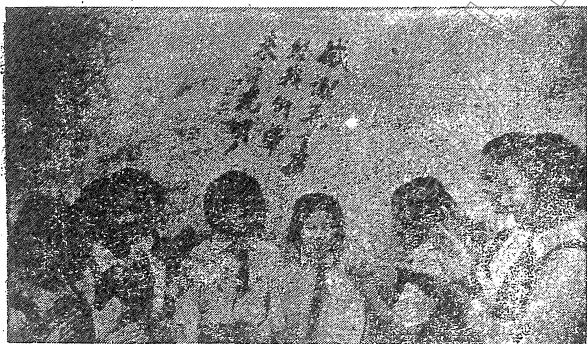
我又見到今天的社會。土匪、惡霸沒有了，也沒有打架的了。彼此都是和和睦睦的，講理的，公平的，互助的。難道耶穌不喜歡嗎？難道除殺世罪天主羔羊者不喜歡這樣的社會嗎？我也明白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是反對天主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我的思想搞通了！我也要站在人民的立場，和人民政府在一塊，反對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作鬥爭。我雖然老了，可是我還可以對我

的兒子、親戚、朋友，大家團結起來一塊來搞好天主教，實行三自革新，使每一個教友都覺悟過來，都分清敵我，站在人民的一邊，爲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教會和全人類的解放而努力！

馬迪慷的猙獰面目，「仁慈堂」的哭聲和悲歌，教友們的憤怒和控訴，都在我們面前和耳旁。我們已經看到了帝國主義分子、漢奸、特務、惡霸的可怕；也看到了新中國的可愛。我們中國天主教徒的中國人，我們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們也是祖國的熱愛者；我們全體教徒一定要團結起來，繼續堅持完成我們的革新運動，澈底剷斷中國天主教和帝國主義分子的聯系，清除我們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漢奸、特務、惡霸分子。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愧爲光榮的中國人民，才不愧爲中國的天主教徒。

——摘自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成立宣言

## 她 們 回 到 了



帝國主義分子假藉「慈善」爲名，暗地進行殘害我國兒童的事實已在全國各地陸續發現。天津的天主教仁慈堂孤兒院也是其中之一。

天津仁慈堂設立於一八六二年，是由「仁愛會」主持的。一八七〇年，會因它殘害兒童而暴發了「西開教案」，最近五年來，是由帝國主義分子、比籍修女德忠芳掌管。德忠芳對待院裏的孤兒進行着殘酷的精神迫害和非人的虐待。解放後，人民政府根據市民的檢舉，派了工作人員到那裏作了長期的調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天津市分會和人民政府民政局，順應了該院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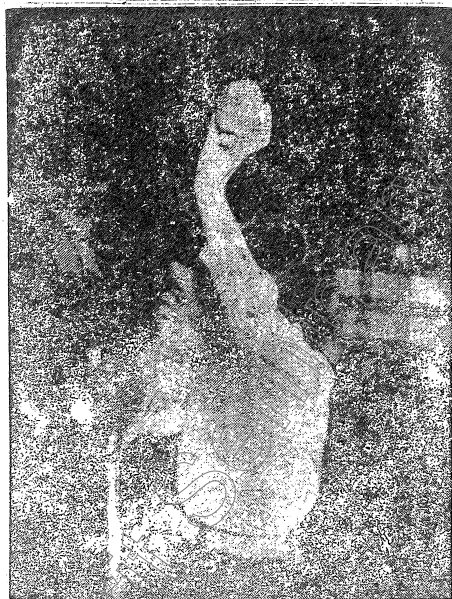
# 祖國的懷抱

女、孤兒和職工的一致要求，在上月接管了該院，改名爲天津教養院。

右圖是在救濟分會正式接管那天，院內孤兒和來看望她們的中國少年兒童隊隊員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的情形。

下圖是孤兒們在大姐姐們的懷裏爭着看人民領袖毛主席的照片的情形。





## 已經過去了的黑暗時代：

帝國主義分子給孩子們吃的是又黑又硬的、發着酸臭的黑饅頭（上圖控訴者孤女張慶華手裏高舉着的）和在菜市地上揀來的菜根、茄皮（左圖）。孤苦伶仃的孩子們，感到壓抑在心裏的無比仇恨與不平，迸發出反抗的歌聲：

我們姐妹，  
實在命窮！  
天天作活，

累得手疼。

渴了，喝口涼水，餓了，灌一肚子冷風！

你看老大（指畏罪逃離天津的前院長

比利時籍修女德忠芳）不作也不動，

吃的全是麥子麵，

穿得又暖，又暖和，

真叫我們姐妹心中大大不平！

她要來到這裏，

我們揪住它拳打、腳踢、剪子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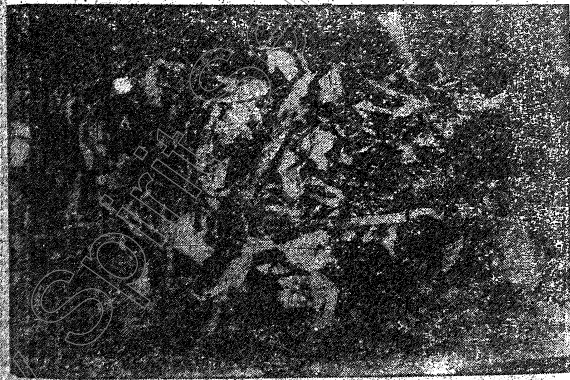
★

★

★

但在今天，一切都不同了！她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她們，和全國的兒童們一樣，得到了陽光和溫暖，得到了光輝燦爛的前途！

（照片攝影者 關平）





## 「你們是華爾街的走狗！」

——開封教內帝國主義分子陽霖等的罪行

開封天主教修士李茂德

我叫李茂德。我是開封市五四中學（前靈陽中學）的學生，天主教修士。我今天要揭發、控訴的是開封天主教帝國主義分子陽霖（意籍，前河南省總主教）、高牧靈（意籍，前開封總主教司鐸）、雍時照（意籍，天主教神甫）等人，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黨反共反人民活動的罪行。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是很多的，我現在把我自己所知道的和我自己所受的壓迫痛苦，向全國教徒揭發出來。

我受迫害是從我響應三自革新運動開始的。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中，各地天主教徒積極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愛國三自運動。當時我想思想上起了很大的波動。覺得：我是一個新中國的青年，我應該表示我的熱忱和決心，所以我決定響應三自革新運動。就在這時候，帝國主義分子陽霖、高牧靈就想出了卑鄙無恥的方法來阻止誠實。

高牧靈對我說：「你若響應三自運動，你上學的學費和吃、穿，就不供給你了。你就要失學了；更不准你當修士了。你就是叛教。背叛了天主，死了一定下地獄。」但是，我爲了愛自己的祖國，愛我們統一的聖教會，我沒有被帝國主義分子這種威脅利誘所嚇倒。我堅決地響應了三自革新運動。帝國主義分子陽霖和高牧靈就把我開除了，不准我當修士，停了我的伙食，不給我住處，把我趕出了修院。

那正是在最艱難的時候。我被趕出修院以後，無處可去，隻一個人住到學校的火棧空裏。天氣很冷，我又沒有被子；沒有錢，一天連一頓飯也吃不上。老師、同學都回家了。我家在周口，離開封三百多里，想回去沒有路費。我就這樣流落在開封，過着凄苦的生活。有時我想，我是爲了愛天主、愛耶穌，才離開父母井擺掉父母到了開封。



。但是今天，爲了這這那那愛人知己的哀願，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反叛帝國主義分子這種迫害！我非常痛心。可是這苦帝國主義分子們，竟敢咬了我一咬，然後的公教同學打滾滾，逼得我，見了我就喊「背教」、「叛徒」、「死了下地獄」。有時甚至毆打我，有一次藉着玩雪，拿雪塊往我的身上和臉上擲。我肚內交饑，簷上凍了雪和淚的冰。

帝國主義分子歷來就壓迫欺凌帝國主義分子的。在開封修院，修士的行動沒有半點自由，演出入修院的大門都經過他們的許可。他們更把修士分成「三人小組」，互相監視。來往信件他們都要檢查。去年八月，我家給我來了一封信，信後寫了「祝你思想進步！」高牧靈看見了，就說：「以後家裏來信，不准再寫什麼思想進步。你不想當修士了嗎？」他們竟連我家裏人的自由都要干涉！在修院裏，看不到進步書，報，帝國主義分子給我們準備並強迫我們念的是「原子彈的威力」、「雪埋獄」，「如此社會一類的反動小冊子。他們造謠譏蔑共產黨、中國人民和華聯，不准我們和進步的老師、同學、共產黨員或是青年團員接近，漢中蘇友好協會都不准我們參加。高牧靈有一次說：「什麼中蘇友好？那是蘇聯逼着你們的服膺。其實是蘇聯侵略你們！」他們不許

帝國主義分子這時惡聲見了，「我們不要臉！」而他則教給我們唱「新中國的天，是黑暗的天！」

帝國主義分子陽謀、高牧靈等根本不拿中國修士、教友當人看待。每逢生日或是占禱日，他們拿了好多糖菓向空中一撒，讓修士、教友們爭着搶，有時人們腫得頭破血流他們取樂。一九四九年聖誕節，陽謀和高牧靈把一口鐵鑪吊在屋樑上，在鍋底上貼了一塊銀元。他們叫修士們去啃那塊銀元，銀元貼得非常緊，非但啃不下來，啃的人因此弄了一臉黑炭。帝國主義分子則在一旁拍手大笑。他們又在一個大水盆裏放了幾個水菓，讓修士們把頭伸到水裏去吃。有時他們叫修士和教友們在腿上綁了小凳子，由樓梯上往下跳。跳上去的給聖像或是齋菓。若是不跳，他們就說是不愛耶穌，不聽命。去年七月裏一天中午，陽謀吃過午飯，用叉子叉了一塊肉，給他那小黑洋狗吃。小狗不吃。那時有一個名叫馬樹仁的修士正在院裏，陽謀就叫道：「小馬！你把這塊肉吃了！」馬修士不吃。陽謀說：「狗不吃，你當修士的應當吃。修士就是應當忍耐！」他們把我們看得連狗都不如。帝國主義分子們！我們不是狗。你們才是狗呢！你們是華爾街的走狗！」

今年四月一日，陽謀、高牧靈等因為硬說我們毆打教友和華陽中學學生而讓政府扣留後，另外兩個意附帝國主義分子，陽謀和陽菓，才到這處

Holy Mary

「在舊時教友主張政府這是『反對宗教，不許信仰自由。』事實上，自從解放以後，帝國主義分子一直就想挑撥教友與政府間的感情。即如在去年聖誕節，正在冬防期間，政府有令凡有大的集會應通知政府以防意外。袁某那天夜間舉行大彌撒，預計參加的教友有一千多人。他們故意不在事先向政府報告，結果在彌撒中該公安機關發覺，通知他們補辦手續。陽森、高牧遠等不但不補辦手續，反以此為藉口，進行反動宣傳，說：『政府不許教友過聖誕節。』」信仰自由是假的。他們更發動教友和『聖母軍』的團員每人至少寫十封信，散發給各地教友，以煽惑教友來反對人民政府。

在開封，也和別的左帝國主義分子控制下的地方一樣，反動組織『聖母軍』在陽森等人佈置之下成立起來了。通過『聖母軍』的組織和它的工作會議，許多無稽謠言在教友間佈着。比方說：有一次高牧遠演講說：『蘇聯派了使節到梵蒂岡和教皇談蘇聯宗教問題，談的結果對天主教很不利，蘇聯使節坐飛機回去時，飛機墜在山頭上出事了。』又有一次說：『共產主義的社會非常開明，親愛兒女結婚。』更無稽的是，一九四九年毛主席訪問蘇聯的時候，陽森造謠說：『毛澤東被蘇聯扣留來了。後來中國拿五百石麥子、五百個青年團員送給蘇聯，才把他給贖了回來。』

對於三自革新運動，陽森他們更是破壞得無餘力。他們在『聖母軍』中散發『學習參攷材料』、『反三自活頁』、『聖而公教會』，口頭上經常說：『三自運動是共產黨發起的。天主教實行三自以後，教會就漸漸消滅了。』並強迫我們向教友們宣傳。此外，並強迫我們向河南省各教區，如衛輝、鄧州、洛陽、歸德、駐馬店、新鄉、信陽、南陽等地寫信，用『叛徒』、『背叛』、『教友們！你們看！看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們所做的，哪一件是合乎我們教義的呢？哪一樣不是破壞我們祖國，危害人民利益的呢？我這裏所寫的不過是他們罪行中的一小部分。他們的罪惡還多著呢！像陽森、高牧遠、雍時照這樣的人，他們不是到中國來傳教的，他們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

教友們！趕快起來吧！再不要受帝國主義分子的欺騙、麻醉、壓決的，勇敢地從組織上、經濟上、思想上與帝國主義分子斬斷一切聯系，為我們天主教的三自愛國運動而鬥爭，把帝國主義分子澈底趕出我們的聖教會！教友們！我們來作耶穌的兵吧！這樣，我們才真是受了耶穌保護了其所立的聖教會。我們堅決來完成耶穌所給的神聖任務吧！

Holy Mary

# 目面的樣

天主教主國內帝國主義分子  
和日本強盜勾結的一例

• 心平 •



天主教，本來是純潔的，但是，自從帝國主義利用了天主教來侵略咱們中國以後，就使天主教披上了一件不光明的外衣，過去成爲帝國主義侵略咱們國家的教條，就是這一些混在教義內的帝國主義分子製造出來的。他們不但替侵略做先鋒，而且還挑撥咱們，使教徒和非教徒不團結，甚

而互相仇視，以便從中取利。

這種利用天主教而侵略咱們中國的事，帝國主義分

子們是始終不肯公開承認的。但是，他們也會在無意之間，露出幾句真話。例如：曾經在中國一條一條多少年「教」，以後又回去當美國耶穌天主教的拉脫蘭主教，在他的一篇題目叫「開拓天主教的拉脫蘭」一文裏說，就說得極其明白：

「……對於中國的傳教事業，是歐西各國對中國拓展開發事業的一部份，從上面的事實中可以知道，這種情形，當然不單單是宗教上的原因所致的，而是由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經濟上的各種原因所構成的。所以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就必然的要和歐西各國開拓（侵略）中國的事業緊密的結合到一起。所以也難怪一些中國人對於傳教事業和傳教師們發生反感了。」

從這一段自供中，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派來的傳教士，是有侵略使命的，所以另外一個帝國主義的特務，也是披着天主教外衣而在抗戰時期到中國來活動過的日本明治學院教授鷗田第三郎，對於拉脫蘭主教的自白，也不能不認爲他率直、坦白，而說：

「……宗教家本來應該只開宗教本份以內的事，而不去干預政治，這理由正和軍人的專責是處理軍務上的事，而不去過問政治一樣的。但是當一個國家要在他所統治以外的地方，實施新政策的的時候，（意思就是：一個國家要侵略另一國家的時候），可以用武力來作爲先鋒，可是也可以用別的方法來發展它的國力。所以用和平的使者，宗教家來作爲拓展（侵略）國力的先鋒，也是沒有絲毫可疑餘地的。」

同時，鷗田他又舉了一個例來說明。他說：

Holy

梵蒂岡對於東亞的傳教政策，重點放在中國而不  
在日本。梵蒂岡對日本的傳教事業，在明治以後  
所費的力氣還不及對中國的三分之一，中國地大  
物博，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最好目標，梵蒂岡之所  
以對中國下這麼大的力本意如何，應該是很清楚  
的了。

梵蒂岡已經成爲着帝國主義服務的工具，大  
家是都已經知道了的，在上面所引用的文章中，  
也可以知道一些。這裏我還要引證一些，在咱們  
抗日戰爭時期，他們是怎樣的和日本帝國主義者  
合作的具體事實。這些引用的話，也都是從黨市  
第三專的報告裏摘譯出來的。

黨市和另外一個披着天主教外衣，而正式做  
特務勾當的日本人連水信一（山東省確軍特務機  
關中，專門管理天主教事務的），在兗州修道院  
中，和濟南天主教區的佛蘭德主教（德國人）的  
對話中，有這樣的一段，說：

「你用一個天主教主教的立場看來，用  
第三者的立場看來，對於日本對全東亞的抱  
負，理想有什麼批評，希望保持冷靜一些的話  
出，同時也希望知道你們對日本可能協力的  
程度。」

主教是想了一會，就這樣對我說：  
「梵蒂岡對於中日事變的態度是始終不

使中國走到蘇聯的共產主義的路上，這個關  
安（指中國），缺乏真正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  
明，我們就要使它增進，而讓民衆們得到福  
祉。這一個方針和日本東亞政策的理想，爲  
東亞人的獨立和幸福而努力的目的之間，是  
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的，梵蒂岡已經承認東  
亞新秩序這件事，不過在達到這種理想的方  
法上有些不同而已。……」

從這個主教口中說出梵蒂岡的方針，原來和  
侵略咱們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讓咱們中國人做帝國主義奴隸的方針沒有什  
麼兩樣。不但這樣，梵蒂岡還居然承認了日本軍  
閥的「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侵略計劃。從這一點  
上，咱們就很可能知道天主教裏面的帝國主義分  
子，他們的真面目是和日本強盜完全一樣，所不  
同的祇是，像他們自己說的，「不過在達到這種  
理想的方法上，有些不同而已。」說明白一些，  
就是日本強盜是強盜本色，手裏拿了刀，露着兇  
惡的面目來侵略咱們；而從梵蒂岡來的，披着天  
主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却是帶着笑臉，手裏  
拿了聖經，用偽善的態度，在咱們不知不覺中侵  
略咱們。這就是所謂的方法不同而已。  
所以在咱們抗日戰爭時期，這些隱藏在天主  
教中的帝國主義份子就處處幫日本人忙，替他們

Holy Mary

做「軍地」工作，替他們拉攏漢奸，成立維持會，替他們搜括物資，替他們做情報，好讓他們的「共回理想」能够完成。

一直到日本強盜天啟投降以後，這批隱藏在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份子還是心不死；於是又和美帝和蔣匪幫勾結在一起，要依然騎在中國人民的背上，完成他們侵略的理想。到人民的力量把這些反動派完全打倒的時候，這批隱藏在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可想像從前一樣，繼續奴役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為敵。

可是，中國人民已經站了起來。咱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任何陰謀鬼計都逃不過人民的嚴酷的。咱們要廣播，要傳播真正的教義，咱們不再受帝國主義份子的欺騙、欺騙和利用了。聖海里以及它主子們的理想，也絲毫沒有存在的在中國人民的腦海中。偉大的中國人民力量爆發了！

# 詩徑隨筆

## 愛與恨

馬爾谷福音書第十二章中

有一段是這樣的：有一個人說：「聽見過場辯論，看着耶穌回答的妙，就前來問他說：『在一切誠命中，那是第一條呢？』耶穌答說：『在一切誠命中，這是第一條：『要愛人如愛自己。』』

耶穌又說：『第二條：『要愛天主，是全靈、全意、全力愛主，你的天主。』這就第一條是：『你要愛人如己。』再沒有別的，誠命比這兩條更大。』

我特別看這「和」字，因為這六個字具體的說明了：愛主與愛人是一致的，是同一個東西，第二條誠命正是第一條的具體化。只愛主

有恨，沒有恨，本就不愛人。古經亞摩司書，可以說是一本「恨的書」。它裏面充滿了天主對猶太人的憤恨，因為猶太人拒絕了天主的救濟。而他們自己則荒淫放蕩，「騎在象牙上，釘身在船上；彈琴鼓瑟，用上的歌頌；以大麻酒，用上等的基抹身，却不愛天主的舌，且愛天主的話。我必用刀殺戮，無一人能逃。』天主恨罪人，如果人頂戴了天地的地盤，是說不許我們恨，不許我們爭了呢？還不是那些假天主聖名的帝國主義分子，想永遠把人類當成他們的奴隸嗎？

不愛人，他說的這話，他不能得救。這不能得救。這不能得救。

Holy

# 帝國主義分子是法利賽人的

## 黨徒，天主教的死敵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副主任委員

張羽時

### 甲、是天主教徒團結自救的時候了

南京軍管會九月四日把蔣納哥僑民黎培里驅逐出境了，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黎培里是在中國操縱天主教的最主要人物，也是一個證據確鑿的以中國人民為敵的帝國主義分子，他是十足的爲耶穌所憎恨的法利賽人的黨徒。人們只要看一看他的行爲，就可以知道他是敗壞天主教的叛逆了。他原是梵蒂岡教廷派蔣匪政府的「公使」，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來到中國。在解放戰爭期間，黎培里爲配合蔣匪反人民的戰爭，公然宣稱要以天主教輔助蔣介石匪幫的「建國工作」，並乘飛機到東北、北京、太原等重要教區佈置其反人民的活動。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他調愛爾蘭籍神甫莫克勤 (William A. McCann) 來華，到天津、廣州、桂林、重慶等地，發展「聖母軍」組織，美其名爲「尊爲恭敬聖母」，實際是進行反人民的陰謀活動，包括搜集情報和組織恐怖活動。他們到處造謠，如說：「美軍年底就來了，你們大眼的幹吧」，「這是魔鬼的世界，趕快求聖母把魔鬼趕走吧」，又宣傳「原子彈」、「三次世界大戰」以及「聖母在美軍上空顯聖」等等。他們煽動與挑撥教友「至死不與人民政府合作」；他們並組織青年，秘受軍訓，參加「反共游擊隊」。天津「聖母軍」指導司鐸荷蘭人滿濟世與王克明等曾簽署結盟，陰謀暗殺愛國教徒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等。正當天津教友羣情激憤控訴「聖母軍」罪惡的時候，黎培里又以天主教神權資格，號召教徒「爲聖母軍而致命者可直路升天」。

致命」即「殉教」，應讀作爲帝國主義致命，升帝國主義的「天堂」，即仍以欺騙作幌，驅使教友爲其殉死。

黎培里的一切反動行爲，是在「超政治」的偽裝下進行的，但他怎樣也不能自圓其說的。一九四九年春天津解放之初，黎培里曾轉來梵蒂岡致廷指令，認爲「穿灰制服」也是「下地獄的大罪」。這不是「超政治」，而是「超」乎尋常地干涉中國的「政治」了。天主主教文貴賓（法國人，已被驅逐出境）更抄襲了他的衣鉢，彌而大之，把上海開辦大學讀書的人也認爲該下地獄了。黎培里對我們的一切正義的愛國行動，都採用了最毒辣的威脅手段，濫用所謂「神甫」壓迫教內的愛國活動。動輒以「摘神甫」，威嚇愛國的主教、神甫；以「裂教」、「下地獄」、「被逐絕」鎮壓愛國的教友。在解放後，香港、上海、天津、廣東等地以天主敎名義印發了反動書籍數百種，如「怎樣對付共產黨」、「原子彈與宇宙精神」、「聖而公敎會」等這些都是反歷史，反科學，歪曲教義，反人民反政府的反動書籍。其中以黎培里直接指揮的上海天主敎務協進委員會爲掩護出版印行的反動書籍，即有三十餘萬冊，其中有極反動的「學習參考」。他並指使天津教區天主教文貴賓 (Jean de Viatra) 起草了一個「天主教中國全體主教的聲明」，散發全國，圖藉「公使」地位，脅迫各地主教簽名，以施行其破壞我們的三自革新運動的目的。

天主教內有帝國主義分子，而且他們在許多地方利用了天主教進行反革命活動，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除黎培里之外，例子還很多。如美國間諜雷震遠 (Raymond de Viatra) 是比竊在華傳教的司鐸，亦受黎培里的指示與資助，在華北組織「公敎青年報國團」和「民衆建國協進會」。「公敎青年報國團」在華北五省二市建立了組織，爲蔣介石進行「策反」、「蒐集情報」和「暗殺」，曾在平山謀刺人民領袖。「公敎青年報國團」共分四個大隊，由二十五個神甫分組各隊指導司鐸。又如天津捕獲的津沽大學卜相賢、鮑翊華、房如晦（均係法國人）等間諜分子，他們暗藏電台，與敵通報。八月十八日北京軍管會公佈的謀刺人民領袖的美國間諜分子馬迪憐也是易縣主教，並且是黎培里的「北京代表」。在黎培

里指使下放走綏遠集寧教區的七個與日本有來往的漢奸分子的，就是廣東梅縣天主教的美國間諜福爾德。此外如河北獻縣、瀋陽、齊齊哈爾、焦作、北京、廣東梅縣等地發現的間諜案子還很多。所有這些例子都對我們廣大愛國的天主教友提出一個迫切的問題：這些法利賽匪徒，盤據着天主教的領導地位，利用天主教危害我們祖國，也危害了天主教本身，我們能够再容忍下去嗎？

## 乙、天主教友中幾個思想問題

毫無疑問，善良的天主教徒，是不願被帝國主義分子——法利賽人利用的。但是當隱藏在教內的帝國主義特務間諜分子，一再被捕獲，他們已把天主教鬧得這樣烏烟瘴氣的時候，爲什麼我們許多教友仍不能堅決站起來反對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法利賽人的黨徒，使天主教和帝國主義脫離關係，展開自立革新運動呢？這主要因爲教友們長期在帝國主義分子欺騙壓迫下，產生了許多錯誤觀點和顧慮。

有那些顧慮呢？

首先，不明白教友應不應當愛國。其次，是許多教友已往總認爲神長（神甫以至教宗）的話，絕對不能錯，亦不敢懷疑，認爲稍一懷疑，即犯了下地獄的大罪。第三，怕反對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即被認爲叛教，裂教，怕神權的鎮壓。現在我就來談談這三個問題。

### 一、愛國與信仰問題

有些天主教友之所以不肯反對帝國主義，不肯參加自立革新運動，自以爲是因爲信仰問題。但是事實是否如此呢？

我想大家都會記得，在解放以前，以黎培里爲首的帝國主義分子們，對共產黨的謾罵，與國民黨的腔調，還有兩樣嗎？如說，共產主義社會是畜類，不是人等。而今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國家，改善人民生活的事實，完全證實了他們是醜類。但他們又改換了新的挑撥口號說：「共產黨一切都好，就



是不信神，共產黨與信神的誓不兩立，因此必須與共產黨幹到底。」  
讓我們再拿事實來看吧。共產黨不信神是真的。如果說共產黨與信神者誓不兩立，為何回佛等教，仍然健在呢？

信仰問題，各有自由，誰也沒有強迫誰的權利，這是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了的。事實已證明，共產黨遵守了共同綱領。相反的，以黎培里爲首的帝國主義分子們，却無時不在叫囂「反共」，妄圖破壞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信任，煽動叛亂，離間各民主黨派和人民的團結，挑撥中蘇友誼，進行間諜活動，這不僅是極盡詭譎挑釁之能事，且嚴重地違犯了共同綱領，與全國人民爲敵的。北京南臺劉瀾棟神甫在某次神甫座談會上說：「假使我們當了權，我們早把共產黨殺光了。天主教這樣「反共」，而共產黨對我們怎樣了呢？」這說話是具有良心的，而且完全符合事實。

帝國主義分子又說了：「我們的教友可以愛國，但是不能愛共產黨的國家。」這同樣的是自欺欺人的狡賴。請撇開帝國主義者來華傳教史來看吧。由帝國主義傳教士參與的一八四四年望廈條約，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特別在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役，他們策劃和參與了許多侵略中國的活動，煽動中國教徒到處發生紛擾，一心陷我中華民族於亡國奴的境地。那末在那時代，也因為中國有了共產黨嗎？在過去「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等每次的愛國運動裏，他們都是用了「革命，活魔鬼」這樣的恫嚇詭譎，對我們教友施行了鎮壓的。這說明問題的中心，不是因為共產黨的國家，才不准我們愛祖國，更不是因為共產黨不信神，而是他們不能繼續在中國繼續侵略和壓迫了，所以他們要與共產黨也就中國人民誓不兩立。但我們中國教徒爲什麼還受他們的欺騙？

帝國主義分子又欺騙我們說：「宗教的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共產黨是唯物主義的，共產黨與天主教徒沒有共同的基础。」這純粹無恥的挑撥。其目的就是不叫我們愛國。我們仔細研究共同綱領，在信仰問題上，我們與共產黨各有自由，但在許許多多其他的問題上，大家對於祖國都有共同責任，必須團結起來一致努力。我們與共產黨的世界觀雖然不同，但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有責任愛祖國，都要反對

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思想，都要反對帝國主義者對我祖國的侵略，都要爲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而鬥爭。我們能歡迎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祖國，歡迎帝國主義用原子彈砲火炸死朝鮮、越南、印尼等國家被壓迫的人民嗎？我們能相信帝國主義分子的話，去推翻和平、仁愛、人民自主的世界，去歡迎帝國主義的統治嗎？

我們愛祖國，不但是因爲我們自己生長在中國，我們的祖先在中國，我們的子孫也將居住在中國，更因爲今日的中國，已經是人民自己的中國，和以往的中國已有本質的不同了。毛主席領導的人民中國，給我們粉碎了國內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及國外帝國主義給予我們百年來的侵害。解放後的建設成就，是偉大而驚人的。十二年來無法解決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局面，也已經克服了。土匪已被肅清，大民生活安定了，全國鐵路公路暢通無阻，從滿洲里可以直達廣西。全國土地改革已近完成，農民擺脫了封建地主的壓迫與剝削，因而提高了生產積極性，糧食和棉花的生產已接近了戰前水平。淮河根治今年已得偉大成就。災荒、失業和各種瘦病的克服，也有驚人的成績。工農的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進步。已往中國的任何政府，是沒有也不可能給人民做出這樣多的事來的。中國人民還有更大的勝利，是抗美援朝，在朝鮮人民合作之下，已在朝鮮擊敗了美帝國主義，從而保衛了我們祖國。由於這些勝利，不僅證明我國空前強大，而且國際地位和威信也提高了。解放後這樣短短的二三年，就有這樣偉大成就，未來的遠景是更美麗的。全國的人民，已緊密地團結到毛主席的周圍，對政府抱有無限的信仰。那末，我們有什麼理由，聽信帝國主義分子的挑撥，要推翻這樣的美好的國家呢？

信仰天主與反對帝國主義，並不矛盾，愛國和愛教，應是一致的。如果談反對帝國主義，就認爲是反信仰，那簡直就是說他信仰的是帝國主義，把天主亦和帝國主義不分了，這還不是帝國主義分子對天主莫大的凌辱嗎？凡是一個純潔的信仰者，如果他愛教，他一定更熱愛他的祖國，熱愛人民，愛和平，愛民主，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給予人類的災害。因爲祇有這樣才能吻合博愛的教義。我們堅決與帝國主義斬斷關係，自由愉快地熱愛我們的天主，在毛主席領導之下與全國人民携起手來，共同爲建設新中國

前奮鬥。我們是好國民，也就是好教友，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教友們對此不應有任何懷疑。

## 二、神長問題

中國教友們從來就受蒙蔽，總認爲教宗、大主教、主教、神甫在一切方面都不會錯，特別是教宗更絕對不會錯。教友們只許盲從，不許對神長有任何疑問。帝國主義分子之所以十分強調地這樣說，主要目的是要教徒們盲從教宗和外國傳教士，使他們能爲所欲爲；對於中國傳教士，除了斌等帝國主義分子而外，他們並不是這樣看待的。他們甚至於胡說，『中國人是豬，不能做主教。』那還當成什麼『神長』呢？

甲、現在讓我們首先來談教宗問題。教宗是最高神長，明白了教宗問題，對於其他的神長問題也就可以明白了。

在教宗問題上，讓我們先來考查一下教宗的來歷。

自聖伯多祿開始，根本沒有教宗這個權位和這個名詞。自四五世紀之間，才逐漸有了教宗。在這之前，神甫以上，通稱爲主教，所有主教權勢，完全平等，有事由主教集議決定；嗣後因主教駐在地的政治經濟條件的不同，主教在權勢上也就起了變化，大城市的天主教逐漸成了大主教。因當時各個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大主教中又逐漸以羅馬 (Rome)、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亞歷山大 (Alexandria)、安提阿 (Antioch)、耶路撒冷 (Jerusalem)、迦太基 (Carthage) 六個大城市的六個大主教權勢爲最高。後因羅馬帝國在羅馬與君士坦丁堡同時建立了兩個首都，一個帝國分成東西兩個帝王共同管理天下。由此又由六個大主教，逐漸形成以哇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兩個首都的兩個大主教的權勢爲最高了。後來羅馬大主教自稱爲教宗，一統天主教的天下；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則主張維持原狀，不同意羅馬大主教的意見，不肯就範。但羅馬大主教仍自稱爲教宗，並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所領導的天主教爲東方裂教。這就是羅馬教宗的來源。

羅馬教宗成立以後，情形又是怎樣呢？再讓我們看一看歷史的事實。在八九八年，羅馬貴族爲統治人民，紛爭教宗權位，各選各的親近（實際是強權掠奪）去當教宗，因而同時有教宗塞爾若三世（Serius III）及教宗若望九世（Johannes IX）兩位同時出現。當時教宗塞爾若三世被反對派驅出羅馬。嗣後貴族賽非萊特（Theophylact）於九〇四年以強權又將教宗塞爾若三世叫回羅馬復職。教宗塞爾若二世即將教宗若望第五世（Leo V）拘捕下獄。在九一四——九一八年羅馬貴族夫人賽都瑞（Theodora）派其情人爲教宗若望第十（Johannes X）。貴族賽非萊特又派其女瑪老齊亞（Marozia）之子爲教宗，即若望第十一（Johannes XI）。在九五五年羅馬貴族亞爾伯克（Alberic）以其權勢，將其十六歲的兒子派去當了教宗，即若望第十二（Johannes XII）。在九六四年教宗若望十一世（Johannes XI）因畏懼意大利伯爾曼（Gerbert）的權勢，於九六〇年求援於德王奧托一世（Otto the Great）。德王奧托一世進羅馬，嗣後教宗若望十二又與意大利伯爾曼合謀反對德王奧托，後被奧托殺斃，奧托回兵羅馬，擒意王伯爾曼下獄，若望第十二逃走。德王奧托遂宣佈廢棄教宗若望第十二世，立教宗良第八世（Leo VIII）。德王奧托離羅馬後，教宗若望第十二返回羅馬，又集衆將教宗良第八世驅走。德王奧托聞信，又回兵羅馬，教宗若望第十二又逃走。在一三七八——一三八九年因教宗奧爾巴六世（Urbanus VI）暴戾專政，引起很多國家不滿，同年又由意大利女王尤娜（Joanna）立教宗格來孟七世（Clement VII）。

因爲教宗的權位是這樣被人爭來奪去的，因此常常就有兩三個教宗同時存在的事實。例如在一三〇九——一三七七年將近七十年的時間，因法意兩國教宗爭權，二三個教宗並存對峙的現象，是世所週知。

甲、兩個教宗同時並存者：

1378——1380年教宗奧爾巴六世（Urbanus VI）駐羅馬。

1378——1394年教宗格來孟七世（Clement VII）駐法國Avignon城。

之三個教宗同時並存者：

1406—1417 教宗厄我略十二世 (Gregorius XII) 駐羅馬。

1410—1417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Johannett XXIII) 駐意國北部比撒 (Pisa) 城。

1301—1328 教宗伯乃第十三世 (Benedictus XII) 駐法國 Avignon 城。

以上說明中世紀羅馬政權合一的時候，教宗權威（實際是帝王的權威）幾遍於西歐德法意幾個國家，因而教宗神位，亦成了王室貴族為統治人民必爭的工具。教宗在名義上是教會的神權地位，實質上已因封建統治者的劫持，變成了王室貴族的家臣了。教廷就是王室貴族的意志。教宗的繼任人選，也完全決定於王室貴族間勢互相角逐的勝敗。得教宗位者，亦多執持子弟，品行不端的俗人，甚至以十六歲的小孩子即得了教宗位。教廷選舉，亦時有毆打，以致殺傷人命。教宗又各以自己後言的利益為利益，因而教宗與教宗間，時而互相驅逐，時而各據一方，分庭抗禮，形成了意國教宗、法國教宗等極端混亂現象。

根據這種情況，怎樣能說教宗絕對不能錯呢？不但是上述那樣的教宗不能說不會錯，就是聖伯多祿也不能說不會錯。耶穌事先說過：聖伯多祿在鷓鴣三遍的時候，要叛耶穌三次。伯多祿果然叛了三次。那天耶穌的大徒弟伯多祿還不能錯，為什麼教宗就絕對不能錯呢？有人說教宗有天主默佑，故此絕對不能錯。那末耶穌事先囑告了聖伯多祿三次，還不是默佑嗎？教宗不懂有錯誤，而且在歷史上有難以數計的錯誤，在教義上也有不少錯誤。還者不啻，僅從近代史來講。一九二九年教宗比約第十一說墨索里尼「是天主所賞賜的人」。那末能說教宗對墨索里尼這一說聖，墨索里尼就真的自天主而來嗎？不會的，而今難道不知對墨索里尼是教人魔王？一九三三年教宗駐柏林聖使帕賽利即當今教宗比約第十二，一再指令德國主教和教友全力支持希特勒。以上均是贊助了法西斯主義對人民的殘殺，嚴重地違犯博愛的教義。由於預備指示，不知死了多少人命！能說上述的事實不是教宗的錯誤嗎？錯誤是有的，我們的責任是認錯與改正我們的錯誤，我們決不能做法利賽人一樣掩飾自己的錯誤。

HOPE

之，於我們講明白之後，我們再來談一般的輔長。這裏必須指出：在中國的外國主義分子根本不是什麼輔長。許多外交從來都是帝國主義派來中國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作爲輔長的「輔長」。其實這些人並不是什麼輔長，而是各國的帝國主義派來中國的侵略分子。只要看一看他們的來歷就明白了，首先，外國的天主教徒在中國傳教，其目的就是由各個帝國主義以爲輔長，到中國來或駐留中國，由各個帝國主義直接管理。其次明白，輔長們了他們和各國的帝國主義直接關係。第二個證據，在各國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上，總把「在華傳教自由」列爲主要一條，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的望廈條約，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的天津條約等爲明文的條約。中國對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予保護，毋得騷擾。」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佔據北京，英法強迫清政府增訂條約。法約第六約原語「仍准教士傳教」，當時光翻譯的法國教士弘茲「法國傳教在各省均實相地，建造自便」一句，清帝再續續塗，簽字承認。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法國政府硬硬強迫清政府對天主教許多特權。歷史上各國主義給中國人民的侵略，有不少是藉口傳教糾紛而引起的。而中國每次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又都有傳教士獲惠特策，不達陷害中國之目的不止。第三個證據，帝國主義者每每在華傳教保護權，還因此引起了不少的爭吵。首先是葡萄牙自一四五四年即獲得了遠東傳教唯一的保護權，遠東主教，要由葡萄牙提名，各主教傳教區要由它規定，甚至各主教人選僅限於葡籍教士。自一八三八年四月，在華天主教保護權，才逐漸由法國奪去。此後，法國操縱了在華天主教士的一切活動，各國傳教士對中國傳教，完全用法國護照，各國傳教士對中國政府有所交涉，也完全由法國領事館辦理。在一八七八年以後，耶穌教的德國國王，也急於爭奪在華天主教保護權，並出巨款，扶持德國天主教士在華傳教，在山東樹立和擴張了自己的教區。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大刀會殺德天主教士二人，德政府不再經由法駐北京公使交涉，直接出面強佔膠州灣，滿足了十年來爭奪殖民地的野心。

帝國主義分子來華傳教，居心不良，因此來華後，很自然地形成了掠奪地盤，各據一方的現象。法國把持河北、江浙、雲南等省，意大利把持山西，比國把持綏遠、陝西，德國把持山東。這一來，中國的

Holdings

天主教，就被弄成了法國教堂，意國教堂，美國教堂，比國教堂等。帝國主義者之間的這種分割把持，就把中國的天主教區分變成了多樣的小租界與帝國主義的小王國。各傳各的「教」，各為各的政府進行侵略活動。他們都以基督福音掩蓋着他們的獸面獠牙。

庚子年帝國主義者對北京的洗劫，主要是留京四十年的北京北堂英國樞主教(Alphonse Favier)法國人發動與指導的。當時北京宮廷雖有價值等於三萬萬馬克的現令，被掠劫一空。在我幼年時代，我的伯父張大興(現年七十餘歲，庚子年他在北京作木匠工人)常和我講：「皇家說不清有多少珍寶，庚子年樞主教讓人給他搶……神甫修道生都參加了，搶、拖、用筐抬，有的累吐了血……中國那一下就窮透了氣。」至於教友開辦流傳者：「樞主教搶的珍寶太多了，匯往法國很多，還用不清，嗣後林茂德主教(漢國人)用錢贖收買教徒，凡人教者，給洋六元。」因此教友把「要理本」第一段：「你為什麼進教，我為五塊北洋錢，不是路人的我不要。」(「北洋錢」及「站人」均指當時銀元)因此派縣竟有一人領五塊北洋錢，莫東一人領二三次洗者亦為數不少。到如今這段話，仍流傳在河北省教友的嘴邊。法國政府為獎勵樞主教對中國有功，特將天津法租界二十七號路，定名為英國樞路(Rue de Favier)，即今之新華南路。足見英國樞對北京的搶劫是多麼慘重。庚子年教徒死難者，清帝每人給卹金海關銀二百兩(此數不確)，值銀金十分之八，已被「愛人如己，專為傳教」的傳教士，盜匿法國。

天主教教友被他們盜走過。一九三二年北京法國人當成功主教將北京天主堂的五十萬元盜匿法國。法政府特發予勳章。眾人皆知的北京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今存財產賣出後，中國神甫才使契約上知道是北京天主堂的財產。但竟還被法國樞主教比西蒙盜賣，款項全部歸回法國。法國政府於七月二十六日特給以騎士十字勳章，以示獎勵。一九五一年春文官資將天津教區財產與為葡人華化民合謀盜走。於七月二十六日文官資與北京法國樞主教比西蒙同時領得政府予十字勳章。下文的記載，是良好的證據：「法樞主教巴羅七月二十六日電：維也納星期四在外交部授予最近由中國轉來的英國男女傳教士一些

勳章。將國家十字勳章授與天津法國主教文貴賓 (Jean de Vienne)，將騎士十字章授與天津遺士會摩利那列 (Mollart) 以及北京法國醫院院長德比西蒙修女 (Delzement)，並將法國感謝紀念章授與天津法國醫院杜修那 (Duchêne) 修女。」

可能有人這樣問：『聖教法典二三四六條——二三四七條，不是明文載定，凡侵吞教款者，立褫奪其神權，受棄絕罰嗎？文貴賓，當成功等是大主教，還不清楚法典嗎？』他們完全清楚的，但他們更清楚的是，教宗，神權，法典，都管不着他們。因此他們不但沒有被立即摘掉了神權，受了棄絕的處罰，反而榮獲了法國政府特獎的騎士十字勳章。

這一大批統治在天主教頭上的所謂「神長」們，根本談不上什麼神修。中國神甫何文昇說得對：『這些外國人大部是本國的無業流氓，他們的政府給了他們偵探任務，來中國自然要胡作非為的。』如果我們中國教友把他們當「天使」崇拜，就太冤枉了。

這些帝國主義分子都是耶穌所指責的「法利賽人」。看看耶穌怎樣指責法利賽人的罪狀吧！

『你們這假冒偽善的律德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仗義施施的誹謗，假意做很長的禱告，所以要受重重的罰。……因為你們走遍了海洋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

……因為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裏面却盛滿了勒索和放蕩。

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却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

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裏面却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吧！你們這些蛇類，蛇毒之種啊！怎能逃脫地獄獄裏的刑罰呢！」（瑪竇聖經第二十三章）

### 三、神權問題

有許多教友之所以盲從帝國主義分子，是因為怕受神權處分。而事實上，神權只是帝國主義分子玩



弄的工具。

首先說神權的權力是有範圍的。按教義說，神權的權力，就是施行聖事，協助教友，恭敬天主教人靈魂的職權。它沒有權力定罪條，也沒權力定教義，定法條。因為：第一，在聖經上並沒有現在外國傳教士所定的這些罪條。罪條教義要以聖經為準繩，不能由個人私意來亂定。第二，聖經上在什麼地方規定了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的神權，有這樣萬能，萬能到幾乎要翻天翻地，蒼生無雙？神權是有它一定範圍的。隨意以個人私意，胡亂定教義，定罪條，定法條，這是叫人服從天主，還是服從帝國主義？而今這也是罪，那也是毀教，這些外國傳教士們簡直高於天主之上了。以個人私意，胡亂定教義，定法條，判人以罪，實際上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思想，是把天下人都隸屬於個人統治之下的獨裁思想。以個人私意，胡亂判人以罪，肯定地說，被判者確實無罪，判人以罪的人，才是有罪的。其罪名為：「這實在是對天主權力的一種無恥的侵害，因為祇有他才能決定犯人和無辜者的命運，有罪和無罪者的命運。」

濫用神權，亂定罪條是錯誤的。舉一個歷史上的例子吧。一六三三年世界第一流物理學及天文學家伽利略氏 (Galileo) 證明了地球圓，而且繞日轉的學說，羅馬教宗曾以「異端邪說、下地獄」的大罪，加給了伽利略，並在教廷裁判院監禁了他八年。而今已完全證明地球確實圓，且繞太陽轉。那末能否因若羅馬教宗錯誤地判定是異端邪說，伽利略就下了地獄呢？不能的，伽利略不過備受八年監禁的冤枉罷了。由此可見，任何有神權的人胡亂判定有罪下地獄也是無效的。

教友們隨意一想就會想起來的，以傳教為護符的帝國主義分子們，定的顛倒是非的罪條，已多到不可勝數了。「反奧斯丁謠言」被認為是背教應下地獄。「抗美援朝」也是罪。特別成爲笑談的是，文責實審告教友吳克齋（天津天主教革新促進會主任委員）說：「你不要談愛教，如果談愛教就要反帝，反帝就要反對外國人，耶穌就是外國人。」請看反對帝國主義也成了罪了。我們是耶穌的信徒，愛護國人民的好公民，不但不反對一切外國人，而且從來主張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的，我們只反對帝國主

HOPE

子，當然在帝國主義眼睛裏是有罪的。過去日本會罵我們愛國抗日者是土匪，這與文責實對我們的靈魂有什麼不同呢？

讓我再舉幾個實例吧。在過去，他們也說孫中山是魔鬼，不准給孫中山像行鞠躬禮，不准上男女合校的學校，不准參加「五一」、「五卅」、「一、二八」等任何愛國活動。甚至吳克齋先生的父親學實買的時候，也會被荷蘭神甫說是犯了下地獄的大罪。現在他們痛罵人是類人猿進化來的學說，痛罵唯物論，這和當時痛罵伽利略的學說是一樣的。總之，他們對一切社會進步現象，沒有不反對的。他們的主張祇有三個字：「開倒車」。他們對人類社會的看法，總認為越保守越好，反此即不成爲人了。到了事實已弄明白，無可否認時，他們又立刻反過來說：『我早承認地球是圓的，早主張男女合校。』並大肆宣傳伽利略是天主教科學家了。黎培里在上海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的『人類的起源』的小冊子上也說：『我不反對人是類人猿進化來的』。天津津沽大學特務卜相賢（法國人，已在押）也大喊他是進化論與唯物論者了。

天主教的教義是不能亂定的。教義就是愛主愛人，而愛天主要以『愛人如己』爲具體表現。我們就用這個尺度來衡量在華外國傳教士的言行吧。

許多外國傳教士都支持帝國主義。請問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究竟犯了什麼罪，一定要被奴役，被迫害，被殘殺呢？這是教義所能容許的嗎？

然而以黎培里爲首的帝國主義分子竟公然說：『簽名反對武裝日本，即幫助了魔鬼。』『這是魔鬼的世界，念經求聖母吧！原子彈把他們炸光！』他把天主聖母，也描寫得這樣殘忍骯髒，竟求天主聖母保佑着他們燒殺姦淫，把教義變成了殘忍好殺的帝國主義思想，並欺騙教友把這些帝國主義侵略思想當教義來信。這是百分之百的對天主聖母的污辱，這是百分之百的天主教的破壞者，他們沒一點神權神修的气味了。

事實上，帝國主義分子自己從來不重視什麼『神權』，而只是把它作爲統治中國天主教徒的工具。天津主教文責實會一再誇口說：『剛大主教（現已任羅馬傳信部秘書長）兩次親口告我，叫我離開中國，我

不走。」教宗決定北京北堂財產全部撥歸中國樞機主教管理，至今法影響教士屢不交出。這還有什麼神權呢？（一九二二年富成功，文貴賓等四個法國主教會上書羅馬詆毀中國人愚癡，沒有升主教的資格。因為剛恒毅主教介紹了六個中國人，升了主教，文貴賓等至今仍罵剛主教是「活魔鬼」。張錦華神甫於一九四九年無辜被文貴賓奪掉神權，其母因此抑鬱而死。文貴賓經常鎮壓中國神甫們說：「我一個一個的都制服你們，你們都不是神甫。」但荷蘭神甫吃喝豪華，如高德貴、董振國兩位神甫與女人通姦，柏恩神甫與蕭永新姦，嚴重地違犯了神甫的貞節，文貴賓却置若罔聞。（柏恩是華北聖母軍總指揮司鐸，蕭永新年二十餘歲，未婚，輔仁大學學生，係柏恩私人秘書，因二人有姦情，蕭永新得陞任華北聖母軍總秘書長，總攬實際全權。）

### 丙、堅決開展自立革新運動

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天主教傳教士，是隨着帝國主義的大砲到中國來的。在天主福音掩蓋下帶給了中國民族不堪言狀的災難。中國人是講仁愛和平的，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抗，是付出了數以千萬計的生靈代價的。解放後的中國，不能允許帝國主義分子再繼續侵害中國人民。但帝國主義分子却在中國繼續作惡，他們從事間諜活動，煽動叛亂，夜以繼日祝禱的不是實現愛人如己的人民民主的社會，相反的是逼使教友蓄意恢復美蔣的姦盜邪淫、掠奪殘殺的萬惡的社會。爲了便利於侵略，不惜違背信仰，破壞聖教，濫用神權，歪曲教義，侵吞教款。凡利於帝國主義利益者，任何傷天害人的事情，他們都幹得出來。請看這還叫有信德嗎？他們對聖教會都如此，其對於人民的殘忍，更可想而知。總之，聽聞他們來華傳教史，全部都是用博愛的教義偽裝着殺人的砲火。百年來的事實，證明他們正是耶穌所責斥的法利賽人，天主教的破壞者，我們每個虔誠信友，不能坐視他們這樣侵害我們聖教的。法利賽匪徒們，把我們聖教弄到這般田地，我們要聖教，就非把他們別出去不可，如果仍允許他們存在，則國家和聖教將受他們的嚴重沾污危害。我們才是耶穌的真誠信徒，天主教聖潔的保持者。堅決剷除破壞聖教的法利

賽人，這也就是我們爲什麼必須實現自立革新，全面展開反帝愛國愛教運動的道理。

帝國主義分子又說了：「三自（自治自養自傳）即叛教脫離教宗。」「三自是裂教，應下地獄。」  
 「反對黎培基即反對教宗。」這和說「反奧斯丁謬言，即叛教」，是同樣的荒謬，這是愛帝國主義而不愛國不愛教的謬論。把教義變成了帝國主義，對天主的信仰，變成了信仰帝國主義了。自立革新運動現在還沒有在全國普遍展開，就是這種謬論從中作祟。天津李德培神甫說得好：「教宗無權隨意定教義定信德的道理……而今後教宗的『反共』『反民主』以及不准參加國際婦聯、工聯等，那是他錯誤的政治活動，我們不能服從，因道與信仰無關。我們的自立革新運動，就是把教義與帝國主義分開的工作。」  
 我們信仰的是天主，不是帝國主義，也不是奴隸主義。我們所信的天主，是不限於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爲什麼中國天主教就不能自治自養自傳呢？難道天主給了帝國主義分子「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特權嗎？中國人信天主，必須經帝國主義轉手，才是真天主，否則就是假天主嗎？爲何天主獨厚於西歐和美帝國主義，却歧視耶穌所出生的亞洲？果如此則不能稱爲公教了。

自立革新，就是教友的反帝愛國愛教的運動。革新對象，就是帝國主義，這和教內本身信仰問題根本不是一件事情。在天津的自立革新運動，中國神甫極力要辦，帝國主義分子則百般破壞；中國神甫說這是反帝愛國愛教，教友應做的工作，帝國主義分子硬抵賴說是「裂教下地獄」。一個問題，兩種看法，兩相對照，問題就很明顯。顯然，中國神甫們大都願早日實現自立革新，摘掉自己脖子上套着的枷鎖，帝國主義分子則切愿繼續它的對中國的侵略。我們必須實現自立革新，清除教內隱藏的帝國主義分子，以免給予國家人民以危害。我們應堅決洗掉法利賽人給聖教的嚴重污辱。愛國的神長及全體教友緊密團結起來，警惕帝國主義分子對我們內部的挑撥，加強學習，提高政治覺悟，堅決與人民站在一起，對隱藏在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揭穿他們的偽善欺心，迫使他們放下侵略中國、朝鮮、越南、印尼羣島世界人民的屠刀，把它們拋到十二層地獄裏去，恢復我們教的聖潔，勝利完成自立革新。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三日津活大學（轉載九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稿約

-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變教為主，如：
  -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 六、繪畫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 九、稿件請寄天津十區新華路二七二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益樓轉郵。

廣揚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七期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六日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

訂閱價目表

期	間	冊	數	價	目
三個月	六冊	六	冊	六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	萬二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	萬四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